

□ 乡土人物

高考结束，当同学们都在尽情享受紧张之后的轻松时，临朐县城关街道田村集的井郡却一天也没歇息就当起了“工人”。她顶着酷暑，一天干12个小时的活，以单薄的力量苦苦支撑着自己深陷困境的家庭。

准大学生井郡：双手撑起困苦家

本报通讯员 辛娟

笔者见到井郡时，18岁的她正在本村的华良种业公司打工。酷热的操作间里，井郡热汗直流，双手都起了水泡，但她咬紧牙关不说一个累字，只是原本清澈的双眸笼罩了浓重的茫然和无奈。高考结束，当同学们在尽情享受紧张之后的轻松时，她却一天也没歇息就当起了“工人”，顶着酷暑一天干12个小时的活，以单薄的力量苦苦支撑着自己深陷困境的家庭。

乖巧女孩早当家

井郡家住临朐县城关街道田村集。由于母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和心脏病，井郡从小就乖巧能

干。她早早地承担起了家务劳动，洗衣、做饭、收拾卫生，每天放学回到家里放下书包就忙个不停。井郡父亲收入不高，但是勤劳能干，靠去建筑工地打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，有时身体不舒服也坚持干活。自从有了妹妹后，小井郡身上的担子更重了，她要帮助妈妈拉扯妹妹。家人说，井郡甚至都没睡过午觉，有时累得抱着妹妹就睡着了。母亲犯病时，她更累，既要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妈妈，端汤喂药，还要管着妹妹的衣食冷暖。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，她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有时眼看着到上学时间了，她就抓起馒头边吃边往学校跑。就这样，一对父女竭尽其

能，一起支撑着这个清贫的家庭。

重病击倒顶梁柱

天有不测风云。今年6月的一天，井郡的父亲突然感到身体不适，疼痛难忍，到医院一检查，结果让一家人傻了眼：他的两个肾都患有严重的肾结石、肾积水，其中一个肾已经坏死75%，属于尿毒症一期，需要立即手术治疗。在此之前，井郡的姥爷已患尿毒症三年，长期透析治疗；今年2月份，井郡的爷爷因车祸住院，事故至今未处理；加之井郡的母亲常年服药，家里不仅没有一点积蓄，反而拉下了

不少饥荒。如今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井郡父亲又患此重病，更使得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。面对四五万元的手术治疗费，井郡一家陷入了极度困境。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井郡的父亲贷款到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手术。为省钱，手术后两天井郡的父亲就强烈要求出院，没想到不几天就出现了并发症，只得重新住进了医院。医生告诉他们：得了这样的病，后期治疗很重要，还要做好换肾的准备。沉重的负担，压得井郡一家人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家贫难圆大学梦

身处寒门，小井郡学习勤奋

刻苦，她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考上大学，改变自己也改变家庭的命运。今年高考，受到父亲患病的影响，井郡没能发挥出平时的水平，但也进入了二本线，她报考了临沂师范学院。想想巨额的学杂费，看看重病在床的父亲，因遭受打击更加抑郁的母亲，以及年幼的妹妹，井郡决心坚强面对。她把所有的忧虑和压力都埋藏在心里，努力地去打工挣钱。可是仅凭她一个人的力量，又毕竟有限。小井郡身边的好心人开始行动起来，为她的梦想奔走。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她走进梦寐以求的校园，也给这个深陷困境的家庭以希望和力量。

义乌公务员“争当农民”被开除“村籍”，你怎么看

本期嘉宾 老禾 小段 小花 平子

老禾：

别争农民那口饭

其实，即使在不加义乌发达的农村，一些城里人把户口迁回农村的情况也存在着。随着统筹提留和农业税的取消，农民有了更多看得见的利益，比如能分耕地和宅基地，更不要说在旧村改造时拆迁的巨额补偿了。户口迁回农村，在城里有份稳定的收入，在农村还有份好处，这种两得利的事儿，连小孩子也知道。

可中国农村的资源很有限，人均一亩来地，村民们不得不靠养殖、打工等办法增加收入。

因此，在城里有着稳定收入的人回到村里，和村民争抢那些并不充足的资源——耕地、宅基地，其实是从村民并不充实的饭碗里，又抢走了一筷子，是不道德的。

我老家在鲁苏交界的一个山沟

里，很偏僻，除了人均不到一亩的山岭薄地，没什么资源。前年回家时，大哥说，村里有些进城的人把户口又迁回来了；没迁回来的，也找村干部要宅基地，进城的人有权有势，村干部只好给划宅基地。大哥问我：人家都要，你也不要一块？他们要的宅基地没盖房子，全种上树了，一年也有个几百块钱的收入。我说：我在城里还能吃上口饭，不会和村里人争那四五分地的宅基地。但我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有些人回村跟乡亲抢饭吃，却不觉得丢人呢？

小花：

但愿这是最后一次折腾

什么都不干，只要跑跑手续把纸面上的户口一栏改了，便可以凭空多出百万家产。在哪个时代，都很难想象有这种不劳而获、一夜暴富的手段。“天下之人，熙熙攘攘，皆为利来、皆为利往”，公务员钻政策空子抢当农民是无可厚非的逐利行为。但深究户口这东西，为何竟能让这么多人折腾？

户口把公民分为两类，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户口享受不同的待遇。尽管户口制度不合理，但由于这种不合理曾经让农村吃了亏，现在城市反哺农村，国家在政策上让农村户口沾点光也是合情合理，特别是在土地使用权上具有有一次性补偿的功能。今后，随着像义乌这种城乡差距不断缩小的发达地区越来越多，农村逐渐让位于城市，并且伴随户籍改革深入，户口本身的利益分配功能也会逐渐衰弱，城乡间的鸿沟将逐渐填平。

就像很多国内企业到某个岛国注册包装成外商企业，是为了争取各项税收优惠，公务员当“农民”也很正常，这是特定时期的独特现象。不能因为“公务员”的特殊标签，就对这件事进行价值判断，这只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，而且也应该是最后一次折腾了吧。

平子：

不该只靠道德约束

公务员回村争当农民，其实是钻了户籍管理上的空子。农家孩子考上了大学找不着工作，把户口迁回村里很正常。若干年后再到工作或者考上公务员也很正常，这时候如果户口在哪里都不影响工作和生活，那当然是在哪里好处多就放在哪里了。

只是在义乌，一个农民身份可以换来百万的利益，才使得公务员的农村户口问题引得如此的关注。

笔者认为，以现在城乡社会发展速度，完全需要一部户籍管理细则来规范城乡户口的流动问题，而不应只靠道德约束。过去农村孩子考上了大

学，就成了干部，理所当然的是城里人，而现在则变数很大，这时就该允许他们在毕业时重新选择户口是“农”还是“非”。但有些地方，却一律强制这些无着落的孩子成为“市民”，不合情理。反之，当这些孩子考上公务员，有了社保或退休待遇，则需及时迁出。

其实，无论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，都有其对应的福利。而一个人只能享有一份户口福利的权利则是最起码的公平原则。

小段：

钱的辈分越来越高

西晋时，有人写《钱神论》，那时候铜钱内有方孔，戏称钱为“孔方兄”。此文千古流传。

明代有人重读这篇文章，写了一首诗，说：“古时孔方比阿兄，今日阿兄胜阿父！”

看看义乌市的公务员们作为，

真不由得人感叹，钱的辈分是越来越高啦。西晋时，钱还是哥哥；明代时，钱就比老爹还亲；看现在，钱可以称之为爷爷了吧。

想想，农村的娃娃拼了命地往外走，牺牲几代人心血，才能当干部成为城里人。现在，干部寻根，寻到

乡下，站在爷爷们的坟前，搓着手说道：“俺本来就是农民啊。”问题是，户口转回来，成了农民，给爷爷烧的是纸钱，给自己带来的是真金白银。我敢打赌，地下亡魂有知，爬起来就得给这些家伙一拐棍，然后说“不孝子孙，下来，爷爷再给你讲讲家训。”

我觉得家训应该是这样的：当官有当官的规矩。假如你当官，眼都成了内方外圆的铜钱，满眼黄白之物，那不成了白内障了吗？



新闻回放：

据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报道，在就业压力增大、无数人争考公务员的今天，浙江义乌市却出现部分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，愿意回村里“当农民”的怪事。

近年来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农村步伐加快，在义乌市拥有农村户口关系到旧村改造补偿等利益。据义乌市纪检委副书记胡爱芬介绍，如果本人户口在农村，旧村改造能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地，可以盖起4层半的房子，这中间有巨大收益：一方面，宅基地可以参与流转，当地市场价每平方米都超过2万元；另一方面，盖起的房子可以利用地处义乌小商品城附近的区位优势，开展物流运输、物业租赁等业务，每月可以获得比许多城市居民还要高的收入。

根据调查，近年来共有94名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，还让更多户口始终在农村，一直拥有“双重身份”的公务员浮出水面。据介绍，公务员同时拥有农村户口，除部分人故意为之以外，还有一定的历史原因。比如，上世纪80年代初乡镇招聘的干部，转为公务员后户口未迁出；另一部分是村里的毕业生或村干部考上公务员，但没有强制他们将户口从农村迁出；还有一部分人依据公安户籍部门“三投靠”规定，把户口迁转到农村。（本报综合）